



小布老虎丛书·*Animal* 系列

常新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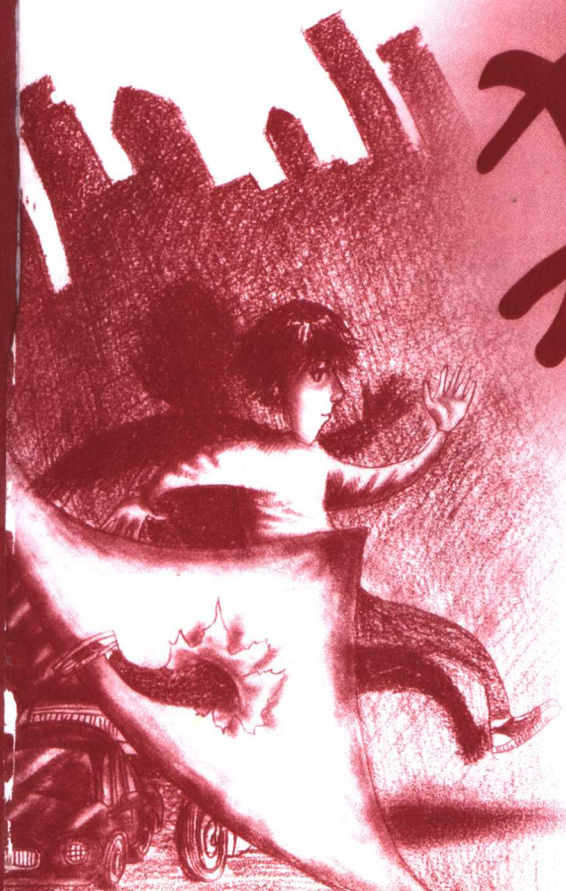


夏 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常新港 著

变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常新港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身狗/常新港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1

(小布老虎丛书)

ISBN 7-5313-2968-9

I. 变… II. 常…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948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029 购书热线: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www.chinachunfeng.net

小布老虎编辑室 主页:xblh.chinachunfeng.net

E-mail:xiaobuhu1998@sina.com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79 千字	印数: 1—30 000 册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单瑛琪
封面设计: 冯少玲

责任校对: 范丽颖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11 - 84791863



常新港

一九五七年生于天津新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曾出版长篇小说《青春の荒草地》、《青春の激情》、《夏天的受难》、《傻瓜也可爱》、《男孩无羁女孩不哭》、《少年黑卡》、《陈土的六根头发》、《天王猫》、《空气是免费的》、《毛玻璃城》、《树上的兄弟》等。获第一届、第二届和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一九九三年庄重文文学奖，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变身狗·常新卷 著

目 录

一	头顶上的窗口	1
二	家族的牙齿	8
三	挤进来的音乐	11
四	葬礼	20
五	粉红色外衣	26
六	美丽的背叛	31
七	牙疼	36
八	入城仪式	41
九	杀猪菜餐馆	48
十	名字	55
十一	一种叫安定的药片	60
十二	我和两个警察	67
十三	污辱	73
十四	妈妈家庭	79
十五	规矩	86
十六	家庭敌人	94
十七	尿床	101

十八	习惯	110
十九	我嗓子里的怪声音	116
二十	我对胡生身世的调查	123
二十一	女孩的声音	130
二十二	初一(12)班	139
二十三	游戏射击场	148
二十四	迷恋	151
二十五	香水	161
二十六	体育老师	168
二十七	考试	175
二十八	流行性感冒	181
二十九	大森林酒吧	198
三十	血液	201
三十一	六月家中的女人	209
三十二	爸爸来到这座城市	217
三十三	惊人的生命不等式	221
三十四	寻找六月	232





一 头顶上的窗口

告 诉你，我是一条极普通的笨狗。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觉得周围环境有些昏暗和潮湿。当我有一天清晨正在享用父亲带回的香肠时，我的爷爷悄然无声地离开了我们。在我的记忆中，爷爷的身材高大，他无论躺在哪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留下温暖。他最后躺倒的地方，弥漫着一种消散不尽的伤感气息。他躺了整整一个星期。一道城市地下排水管道里的污水静默地流过他的身边。一贯胃口很好的爷爷，不吃也不喝，甚至于连哼唧的声音也没有。我的妈妈一天数次地把自己的脸凑到爷爷的鼻孔前，想辨别衰老的爷爷是否还有呼吸。

爸爸从凌晨三时左右出去，在天亮之前回来。在爷爷的最后日子里，他的身旁，不，他的有些灰黄模糊的鼻孔前总是摆着食物。我和哥哥姐姐们不懂事地围着那些食物瞎转，一旦有谁歪着胆子凑近那些食物，性格暴躁的爸爸就会扑上来，咬你一口。我二哥的后腿就被爸爸咬伤了，成了现在的跛腿二哥。这都是因为二哥的自私和贪婪。那一次，二哥不仅抢吃了属于我的那一份食物，而且还想阻止我委屈和不幸的叫声。他把我靠近脖子上的一块毛扯掉了。爸爸发现后，



变身狗
·
常新港
著



为了严惩二哥，就忍痛牺牲了二哥的那条后腿。

现在，我们面对着爷爷嘴巴边上的食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我只得抑制自己嗓子里发出的没出息的咕噜声，拼命咽着从胃肠里泛起的酸水。

爸爸用目光告诫我，不让我的嗓子里再发出声响，因为我们大家在当时都看见爷爷动了一下，是我的饥饿的声音惊扰了爷爷。

爷爷在昏沉沉睡了几天之后，这是第一次醒来。

我们都围拢过去。我觉得生活又恢复到了从前，爷爷又要咳嗽几声之后，颤抖着坐起来了。

可是，从前的日子没有回来。爷爷示意爸爸靠近他，他有话要说。我看见妈妈的眼角有泪痕，被排水管道里流动的水染上了悲伤。事后，妈妈才告诉我，爷爷苏醒过来，是回光返照。那是一个生命的最后时光。

我看不见爷爷跟爸爸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是我感到他们的谈话内容一定跟我有关。我看见爸爸回头看了看我，让我把一块带肉的猪骨头叼走。爷爷知道我是这个家族中最小的，也是长身体急需营养的时候。爷爷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叼起了那块猪骨头经过二哥的身边时，我也听见了他从嗓子里发出的咕噜声和粗重的呼吸。当我还在一旁认真地啃那块骨头时，爷爷又一次昏迷过去了。当大家围拢在爷爷身边时，二哥突然蹿到我的身边，伸出他的红舌头带着一股仇恨咬了一口我的猪骨头。

爷爷喘气非常困难，他的喉咙里像是有东西堵着。在爷爷最后一次醒来时，爷爷把喉咙里的一个白色的怪怪的东西咳了出来。那是人类嚼过之后吐掉的口香糖，爷爷衰老的胃口无法消化吸收这个东西。





哥哥姐姐们好奇，都盯住那个东西。二哥又一次显示出他的急切和贪婪，抢先伸出头闻了闻口香糖的残渣。

爷爷向我的爸爸提出了最后的要求，他要去窗口看看。

我这是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叫窗口的东西。

我问：“什么是窗口？”

姐姐用她的头拱了我一下，不让我叫出窗口的发音。姐姐对我好，我知道，所以，我不问了。但是，我忘不掉窗口。窗口是什么？他们的嘴巴提起窗口时，会出现非常怪的陌生的口形。

我的爸爸根本没有办法把爷爷领到窗口前。就因为爸爸不能满足爷爷的最后要求，我看见爸爸仰首哭泣了。我第一次感到爸爸的绝望和无奈，也是第一次感到爸爸的哭泣令我震动。

我的爷爷停止了呼吸。那一刻，我还不懂因为一个生命的结束而流泪。我眼中的为伤心而生长的泪腺刚刚萌发出一个小小的嫩芽，它正在走近悲伤。

我找到姐姐，费了很大的劲，才叫出窗口的发音。我告诉姐姐：“我要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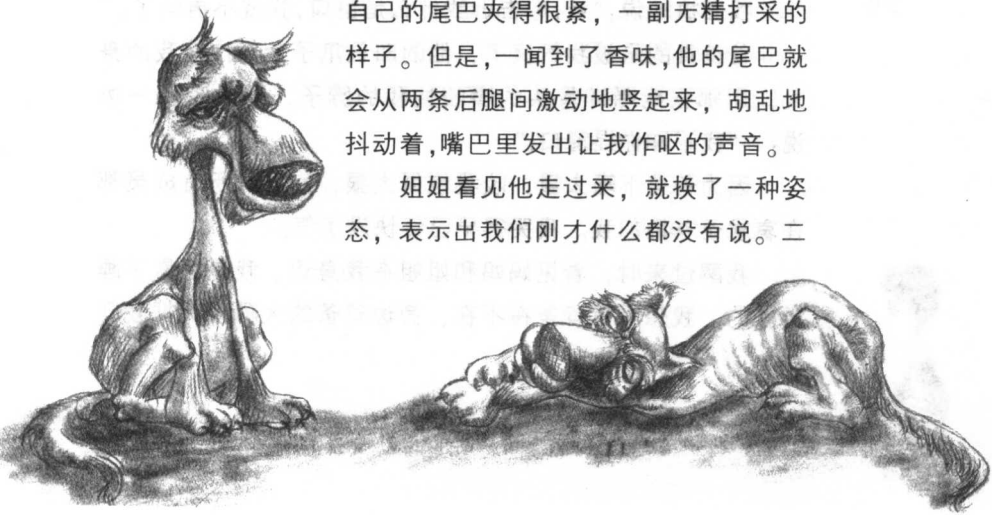
姐姐紧张地说：“你以为窗口是什么？是一块猪骨头吗？”

这时，二哥夹着自己的尾巴走过来了。平时，他总是把自己的尾巴夹得很紧，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是，一闻到了香味，他的尾巴就会从两条后腿间激动地竖起来，胡乱地抖动着，嘴巴里发出让我作呕的声音。

姐姐看见他走过来，就换了一种姿态，表示出我们刚才什么都没有说。二



变身狗 · 常新港 著





哥不信，一再追问我们是不是找到了吃的，没有告诉他。他还无耻地把嘴巴凑到姐姐身上嗅了嗅，仍不罢休，又在我的身上嗅了好半天。就在二哥的嘴巴嗅到我的屁股上时，我报复性地放了一个大臭屁，姐姐乐了，二哥恼了。他还没来得及张嘴咬我，我就跑了，专往爸爸睡觉的地方逃。果然，二哥一看见我跑到了爸爸跟前，就停止了追赶，在远处恼火地瞪着我。爸爸可不知道我玩的把戏，就伸出舌头舔舔我的脸。爸爸潮湿的有气味的舌头温和地滑过我的脸，我感到很舒服。我看见二哥无可奈何地扭头离去了。

正是因为舒服，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爸爸还在继续用他的舌头洗我的脸时，我问爸爸：“窗口在哪里？”

开始，爸爸没有听清楚，问我：“你刚刚说什么？”

因为我已经说了几遍了，所以我的发音就很清晰了：“窗口！”

爸爸狠狠地咬了我一口。我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叫声很刺耳，家族中的成员都赶来了。妈妈护着我，用她的身体隔开爸爸有力的嘴巴。二哥笑了，他站在远处很开心地笑着。

爸爸说：“今后，谁也不许提‘窗口’这两个字！”

我固执地说：“爸，你告诉我什么是窗口，我就不再问了。”

爸爸真的是被我气疯了，他的四只爪子全部按在我的身上，用那张能嚼碎骨头的嘴咬住我的脖子，一边咬我一边说：“我不许你提窗口！”

因为爸爸下嘴太重，咬我咬得太狠，家里的所有成员都在哀求爸爸饶恕我。我哭得早已经快没了气。

我醒过来时，看见妈妈和姐姐在我身边。我是哭累了睡过去的。我想看看爸爸在不在，旁边爸爸的大嘴巴真把我吓





得要死。我没看见爸爸，却看见二哥跟大哥咬来咬去，很无聊的样子。

妈妈在用舌头舔我鼻子上的伤口时，我又忍不住叫了一声。我看不见伤口有多大，只听见妈妈跟姐姐说：“要留下疤痕的！”

我没忘记脑袋里的问题。我说：“我要窗口！”

姐姐压低声调说：“我告诉你，窗口就是窗口，不是啃的骨头！”

我鼻子上的口子挺深，好几天之后才愈合。就在我渐渐淡忘了疼痛时，家里出了一件大事。我在一个早晨看见身材魁梧的爸爸躺倒在血泊中。家族里的所有成员都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堵住爸爸前腿上流出的血。

我看见妈妈又在哭泣。

我问大哥：“爸爸出了什么事？”

大哥说：“他中了枪弹！”

我说：“什么是枪弹？”

大哥说：“别问了，说了你也不懂！快到一边去，别妨碍我们做事！”

爸爸很坚强，他不愿意让我们这些孩子看见他身上的伤口。除了妈妈用舌头舔他的伤口，爸爸自己也拼命舔身上涌出的血。血不淌了，在伤口处凝结了一个紫色的血痂。爸爸浑身变得软软的，虚弱地瘫软在地上。我看见爸爸伤口处的血肿块仍旧不断地隆起，我内心的恐惧感也成了一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小心地走近爸爸，把鼻孔凑近他的伤口。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嗅到了刺鼻的火药味。我对这种奇怪的味道很敏感，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我后退了一步。爸爸说：“别看它，



变身狗
·
常新港
著

也别闻它。”

我感到恐惧。

在爸爸中了枪弹养伤的日子里，大哥就负责外出觅食了。妈妈和姐姐也偶尔出去找食，二哥也要出去，爸爸不同意，说二哥容易惹事。

二哥就气得用前爪子挠水泥墙。爸爸一瞪二哥，二哥就说，他的爪子有点痒痒。爸爸就说：“你就专心照顾弟弟吧。”

我心想，我宁可自己玩。有二哥跟在身旁，我反而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了。我决定躲避二哥，离他越远越好。

我突然间感到了孤独。在我认识的被阴凉坚硬的水泥浇筑的世界里，除了家族成员外出觅食带回一点信息之外，我就蹲在充满了复杂味道的排水管道旁边发呆。爷爷的故去和爸爸的伤病，令我的大脑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胃口，它想塞满所有的东西。

二〇〇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我在龟裂的水泥缝隙中，看见了黑色的土。就在松动的土中，我认识了一条粉红色的蚯蚓。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所以我记得太清楚了。

我告诉她：“我想找一个叫窗口的东西。”

她领着我去找窗口了。原本我只是三分钟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一个上午。蚯蚓走得太慢了。

她说：“你看见那个发亮的东西了吗？那就是窗口。”

窗口原来在我的头顶上。它是由更坚硬的金属构成的网状物体，透过空隙，我可以看





见天空。

蚯蚓说：“我们的窗口，就是人类居住的城市街道上的马葫芦。”

我在发呆，我不能不发呆。就那个窗口的缝隙中，飘落下一片白色的东西，落在我的黑鼻子上消失了。

蚯蚓说：“你真的什么都不懂？那是雪花，这座城市正在度过它的冬天。”

就在这时，一阵剧烈的震动传了过来。我浑身的毛都在瞬间竖立起来。我一回头，趴在墙壁上的蚯蚓已被震落在地上了。

她说：“刚才是一辆汽车行驶过去了。你最好离窗口远一点为好。”

突然，一个冒着蓝烟的东西掉下来了。我凑过去想用鼻孔辨别一下，没想到，我控制不了自己，大叫了一声，我被它烫着了。这一回，蚯蚓笑起来，说：“那是人抽的烟头！”

在接下去的时间里，我从蚯蚓的嘴里获得了一系列新名词：街道；人；地上的烟头是一种叫万宝路牌子的香烟，它产自美国；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城市的地下排水管道。

我又一次控制不了自己的声调了：“天哪！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蚯蚓说：“不行，我要回去了，已经太晚了。”

我说：“才刚刚是中午。”

蚯蚓说：“我可是要走整整一个下午的。”

我告别了她，又抬头望了望窗口。说实话，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有些留恋头顶上的窗口。就在这时，我觉得嘴巴里的某一个部位很不舒服，特别不舒服，好像多了一个东西。

在那个有着特别意义的中午，我发现自己又长了一颗牙齿。



变身狗
·
常新港
著



二 家族的牙齿

我刚刚长出的牙齿，标志着我的身份和血统。我纠缠着妈妈，让她把嘴巴大大地张开，我要看看她的牙齿是什么样的。妈妈忙，她让我去找姐姐。我就到处找姐姐，一看见她，就黏上她了。

姐姐不太情愿地张开自己的嘴。我看见姐姐的上齿中一左一右分布着两颗大牙齿，很漂亮。而我只长出右边的一颗。我问姐姐：“我左边的大牙齿何时才能长出来？”姐姐说：“不知不觉中就长出来了。”

我又问：“这两颗牙齿这么大，究竟有什么用处？”

姐姐说：“啃骨头！啃坚硬的食物！”

我又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这个牙齿有名字吗？”

“有，当然有啦！”

“什么名字？”

“狗牙！”

我突然抖了一下，感到浑身不舒服。我说了我的感觉：“这名字是谁起的？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难听！”

姐姐说：“你跟我的感觉一样，我也觉得这名字听上去很刺耳！这名字是从人的口中最先叫出来的！”





我感兴趣的是下面这个问题：“人是什么样的？”

姐姐说：“没见过也许是件好事情。”

我说：“你不想见？我想看看人的样子！”

姐姐在这个时候开始喃喃自语起来：“你可是有点早熟，我像你这么大时，根本就没有长这颗大牙齿！你可真的是早熟啊！”

二哥懒散地走过来，用那种随时讨便宜的口气说：“你们有什么吃的吗？”

姐姐说：“我正在说弟弟的……”

我用嘴撞了一下姐姐，阻止她说下去。我多了一个心眼，不想让二哥知道我已经开始长出大牙齿了。

事实证明，我有天生的预见性。我的那颗悄悄生长的大牙齿，在几天之后就派上了大用场。那天，我沿着排水管道闲逛，就听见前边传来吭哧吭哧的喘息声。我跑过去一看，看见二哥正用他的两只前爪子在抓挠水泥墙壁。我刚想扭头走掉，突然又站住了。

我的记忆在这个时候苏醒过来。二哥破坏的地方是蚯蚓的家。在二哥用爪子刨下的土里，还冒着热气。龟裂的水泥缝隙里，已被二哥掏出一个深深的洞。

我大叫了一声：“你在干什么?!”

二哥根本没有回头看我，他只是说：“我发现了食物!”



变身狗
·
常新港
著



我的嗓音都变了：“这里没有食物，只有我的朋友！”

二哥说：“你给我滚远点！”

我嗷的一声扑了上去，把二哥撞倒了。二哥没想到我会主动出击，他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上嘴唇龇了上去，露出明晃晃的两颗大牙齿。他脊背上的灰毛根根倒立着，那条拖地的尾巴也竖了起来。

我只是有一点点畏惧。要照往常，我恨不得生出八条腿来逃窜。我现在做出了反抗的准备。但是，我没有像他那样马上暴露出自己的大牙，盲目自大，一点智商也没有。我不动声色。我天生就知道这一点，不用跟谁学。我让嘴里的还没完全成熟的大牙变成具有强大杀伤力的秘密武器。

二哥的身体比我重一倍。他把我压在身下时，我就感觉到了他的体重优势，再说，他一贯心黑爪毒，他张开大嘴先咬住我的脖子。我的脖子正是身体最最脆弱的部位。当他正沉浸于以大欺小的快感中时，我使用了自己的那颗大牙齿。我是第一次拿起自己的有力武器。我一口咬住了二哥的嘴唇。我觉得他的上嘴唇要比我的脖子更脆弱。在几天前，我就获得了这种经验。那一小截从头顶上的窗口掉下的烟头，烫疼的正是自己的上嘴唇。

我感到咬住自己脖子上的大嘴的力量明显减弱了。但是，我的力量不能减弱，我要给欺负我的二哥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又给自己的那颗孤军奋战的牙齿加了一点力量。

这一下很是奏效。我第一次听见了二哥的惨叫。

二哥松开了我，跳到离我有两米远的地方，吃惊地望着我。我知道二哥有点不认识我了。他实在是不知道我嘴巴里出现的大牙齿是什么时候生长的。

我看见了二哥的上嘴唇渗出了一滴血珠，看着被自己咬





出的血，我突然间就觉得四肢发软。一股同情的水淹没到我的嗓子。

我的泪盈满眼眶。我跟二哥说：“我长大了！”

二哥什么话也不说。他肯定觉得说什么都是废话了。他转身走了，他一定很失落。在我们的大家族里，他只有在我还没长大的身体上寻找到快乐。现在，他没有一点点欢乐了。

我冲他叫了一声，他不理睬我。我把他的自尊心伤得很厉害。当排水管道边只剩下我独自一个时，我十分讨厌自己同二哥之间发生这种简单的争斗。我很后悔。

为了换换心情，我想马上找到蚯蚓倾诉一下。

当我来到被二哥破坏了的蚯蚓的家时，那里已成了废墟。蚯蚓搬家了吗？

爸爸前腿上的枪伤慢慢地好了。但是，爸爸明显地衰老了。我开始在爸爸的身上看到逝去的爷爷的影子。

二哥离家出走了，因为他有一个星期没有回来了。

爸爸的脸色异常地难看，这在我们的家族是第一次，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情。有一天爸爸伤心地对家庭里的所有成员说：“我做错什么了？”



变身狗
·
常新港
著

